



義工做愚公誓移垃圾山

4年上山下海清理4.5萬袋垃圾

退休消防處救護員洗力求，四年前創立「上山下海執垃圾」組織，在多人受到感召下，組織共舉行逾3700次執垃圾行動，撿拾逾4.5萬袋垃圾。他直言，垃圾仍然到處都是，他只能化身精衛鳥、愚公，與義工們努力不懈，不妄想光明可以戰勝黑暗，但期望不讓黑暗愈佔愈多。他慶幸港人近年的環保意識愈來愈強烈，義工團體及自發去執垃圾的人多了不少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

優先撿拾炒飯即發泡膠粒。



23袋垃圾分批運上崎嶇斜坡，逐批運至地面，遠方可見藍色大海及清水灣鄉村俱樂部。

「貓哥」洗力求(右)與義工鄭永泰執完垃圾後擺出指定動作，但原動作是背向鏡頭，意謂任何人也可進行執垃圾這活動。 記者 鄭玉君攝

現年59歲的洗力求，在退休之前幾年開始有意識地執垃圾，「划獨木舟去到海岸線見到垃圾一堆堆，好礙眼」，於是便撿拾一兩袋放落艇。2018年4月18日他正式退休，這天亦是他生日，生日後他與友去划艇，撿了多袋垃圾，但從獨木舟運到西貢碼頭再丟到垃圾桶花了不少時間，於是想到不如開團，讓更多人參與，以達至事半功倍。他又同時不想做公園、馬會門口的阿伯，想過一些充實生活，結果在退休後的第八天(即4月26日)，他在社交媒體上創辦「上山下海執垃圾」群組(下稱：群組)。其初衷是「垃圾是破壞環境的東西，執走是做好事，希望多些人參加，讓好事做得更多」。

幾年下來，組織增長得很快，截至7月27日，群組會員有8180人，他與義工們合共舉行3729次活動，執垃圾逾4.5萬袋(每袋大約重四五公斤)。有幾次活動出席人數較為踴躍，有百多人。他坦言，會員中大部分人都「食花生」(袖手旁觀)，真正活躍者不足20人，較活躍的則為百多人。有時活動無人響應，他照樣出動，執得幾多得幾多，他常以這句口頭禪「莫以善少而不為」激勵自己。

運走垃圾最為艱辛

7月12日，記者約好洗力求踏上執垃圾之旅。為何稱「旅」，因為地點是清水灣蝦山篤扭紋洞方向的海灣，扭紋洞近年成為行山界的打卡熱點，人多垃圾自然也更多。甫見面，即喚洗力求一聲「貓哥」，因為他是愛貓之人，人稱貓哥。這次活動是第3669次，除了他，只有一名義工鄭永泰(泰哥)參與，泰哥說，執垃圾很有意義，可周圍去，執幾多又無限制，覺得自由好玩，因此成為活躍成員。

這天氣溫很高，天文台發出酷熱警告，清水灣天空只見藍色，沒有一片雲。抵達大坳門路蝦山篤入口時大約10時10分，其進入路徑望而生畏，因為是崎嶇斜坡，也是密林，約一半路段須攀繩而下。步步為營之際，十分鐘後即到達。這個近扭紋洞的海灣並不大，



蝦山篤扭紋洞方向的海灣滿地垃圾，執之不盡。



運走垃圾異常艱辛，首要放上巖嶇斜坡。

但滿地垃圾，有竹、木、發泡膠、膠樽、漁網、纜繩、餐盒，甚至連坐墊也有。扭紋洞因水漲關係未能到達，但在進出的岩石邊見到一個放了垃圾的綠色膠袋，應是不久前有人丟下。

貓哥帶了23個洗衣店送的大膠袋，將垃圾逐件放入，最優先處理的是他們稱為炒飯的發泡膠碎，它們易被海水沖走，微粒體積亦易進入食物鏈。撿拾間，已戴了手套的泰哥仍被一束漁網中的魚鈎刺傷手指，幸無大礙。烈日當空下，兩人要用大約一小時，才執完23袋垃圾。貓哥說，在蝦山篤執垃圾不難，但等會運走才艱辛。果然，他們運垃圾像接力賽，一人每次拿幾袋垃圾走上斜坡一小段路放下，由另一人接力再運，記者也參與了一小段路，結果足足用了45分鐘才運到大坳門路，再放到對面垃圾桶旁邊。

不想子孫變「膠人」

在高溫33度暴曬差不多兩小時，我們不得不在有遮陽的長椅歇息。貓哥說，蝦山篤這個海灣是垃圾黑點，因整個清水灣形如袋口，灣後則是山，垃圾湧入來後不會被吹走，所以長期積聚垃圾，海灣也無瓦遮頭，夏天較少來，因運送辛苦，冬天則一周來幾次。其他垃圾黑點如屯門沙洲、龍鼓洲及龍鼓灘，大嶼山

大澳及二澳，分流及煎魚灣，因屬珠江出口地帶，而珠江流經很多市鎮和村落，垃圾自然不少，他試過在大嶼山籬箕灣執到一個簡體字的內地海岸保護區牌。他慨嘆人類才是造成垃圾黑點的原因，「垃圾點樣嚟？就係咁人無公德心，周圍丟，像昨天吧，在西貢海發現成袋新鮮垃圾，好多人玩船P(遊船河)，用一次性餐具、裝冰膠袋，用完就丟落海；以前見過有班後生撐艇到白沙洲，坐低食野，飲汽水、啤酒，跟住起身就走，留下一堆垃圾；飛鵝山觀景台車路邊也全是垃圾，大部分人揸車去，垃圾很易帶走，但偏偏就丟低。」

貓哥在炎熱天氣下，邊說邊抹汗，但沒有停下來，他指出，大部分垃圾都有塑膠，漁網繩都是用膠做，紙巾入面都有膠纖維，塑膠一萬年不化，但會碎到肉眼也看不到，成為微塑膠進入食物鏈，最近新聞便講到人體血液、細胞、胚胎都有微塑膠，「我不想自己的子子孫孫變咗膠人，去驗身時，姑娘話你嘅膠成分超標嘅，日後大家係咪咁咁」。為了後世人不變膠人，他視執垃圾如食飯，當是日日做的事情，隨着年紀漸長，體力明顯下降，已不可能每天做，他呼籲群組內的成員不要「吃那麼多花生」，一年最少參加一次活動，他笑言有獎勵，就是隊章一個，記者這次出席活動也獲得一個呢！

新·專欄



蟹家漁民的龍舟龍頭。



廟祝講述橫洲龍頭歷史，其造型與鱷魚相似。張浩林提供圖片



有三百零年歷史的二聖宮。



昔日橫洲河岸。

龍舟頭印證西北扒舟史

風物雜談

很久以前，本港的端午節除蟹家漁民及鶴佬漁民外，新界西北部的圍頭村民也會扒龍舟來應節，當時有輞井圍、橫洲、元朗、廈村、屏山及錦田等一帶地方。後來，因人口激增新界西北地方發展變化迅速，故現在有人懷疑在那些地方扒龍舟的可行性。時至今日新界西北部不少的圍村廟宇，都存放着蒙塵結網的木製龍舟龍頭，這就是扒龍舟的證據了。那些地方對出是后海灣，沿岸有廣闊的魚塘濕地，縱橫交錯的水道，也有鹹淡水混雜的河口淺灘，每當端陽水漲遂變成一片汪洋，那就可以扒龍舟了。

二聖宮立廟已達三百年

橫洲有東頭圍、忠心圍、林屋村、福慶村、西頭圍

及楊屋村等六村。東頭圍的二聖宮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，其保存廟宇古貌，也保留着康熙五十七年鑄造的銅鐘和很多光緒年間的木對聯，為政府法定古蹟，廟內供奉着洪聖大王，車公元帥及開山宿老，是六村的祭祀中心及議事之所，也是舉行太平清醮的重要地方。較特別的是廟內存放着三個木雕的龍舟龍頭，當年為三艘大龍舟所配用的，而大龍分別屬於東頭圍與福慶村一艘。林屋村、西頭圍及忠心圍一艘。楊屋村獨自一艘共三艘。那時橫洲各村鄉民都熱愛扒龍舟，每年例必農曆四月初一前在泥沼中挖出龍舟船身，沖洗修補後於農曆四月初一打鑼通知鄉民到二聖宮拜神採青，三艘龍舟才可下水起行到處游弋。因橫洲人扒龍舟特別快及龍舟船身長大，故有大躉龍舟快過馬的講法。

2018年二聖宮立廟三百年，把三個木雕龍舟龍頭重上色以示慶祝，上色後的龍頭神采飛揚輪廓分明有如畫龍點睛。橫洲龍頭由粗大樹幹雕鑿而成，體積如一個五六歲小孩般的大小，相比蟹家龍頭大上了一兩倍，橫洲

龍頭的角實是鹿的角，還有兩隻明顯的耳朵橫向左右兩面伸出，而蟹家龍頭的角大多不是鹿角，耳朵是不明顯的。橫洲龍頭的口顎是長過蟹家龍頭的好幾倍，加上尖銳的牙齒，故造型與鱷魚是十分相似的。

本港鱷魚足跡早有記載

這使筆者回憶起看過一篇名為鱷魚船穿梭元朗的文章，原文是英文，有中文譯本及相片，相片內容正是二聖宮的三個橫洲龍頭，作者是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的教授Dick Irving，其文章內容節錄如下：「新界西北的后海灣是很淺的，是鹹水鱷魚的理想生活環境，陸上有大片肥沃低地，吸引了先民在此定居，當人類與鱷魚在后海灣定居後，無可避免出現敵對血腥的場面。為了應付鱷魚的威脅，沿岸村落的居民製造了一種窄身長形的快船，船頭站立兩名手執長矛的男子準備刺殺鱷魚，也裝設了一個鱷龍的頭像雕塑作護身符。

隨人口增加，鹹水鱷魚約1150年前絕種了。約二百年前還有刺鱷弄手的記載，現在已無人記得了。但划窄長船的人還爭取最高速度，目的是快過鄰村的窄長船，此外鱷龍的頭像雕塑流傳到1940年代末，當時製作的龍頭至今還可以在元朗的廟宇找到的。」

文章內容是否屬實筆者不取妄下判斷，但2003年橫洲的山貝河的確出現過鱷魚，還弄得全城熱烘烘，山貝河岸成為萬人觀鱷景點。這鱷魚就是現在身處屯門濕地公園的貝貝。

張浩林



作者介紹

張浩林，早年修讀平面設計時，對字體及攝影產生濃厚興趣，畢業後從事雜誌設計工作多年，後轉職公營機構當攝影師。年幼時遷居漁港筲箕灣後，喜歡中國節慶習俗。公餘時除拍攝記錄外也撰寫投稿，先後有國泰航機雜誌DISCOVERY、亞洲週刊、相機世界、明報週刊及明報等。